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三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臥瓜錘關前激石子

話說張經略對賀蓋二人道：「我把賊人三面攻圍，獨留後關，原有主見在內。賊人盡力顧我三面，那後面必然空虛，可從此進攻，必然得手。」蓋天錫道：「賊人吳用，智計殊勝，未必不防及此。為今之計，可用一聲東擊西之法，遣偏師數隊去擊後泊，他必然增備後面；後面增備，前面力薄了，然後我用全力破他前面。」張公道：「蓋見之言固是，但我料賊人後面必然空虛。緣他前關如此攻擊不破，其重兵嚴守可知。因其前關之力守，可卜其後關之無備。即使有備，料不過數千兵卒而已，與空虛無備何異。為今之計，可一面令中軍加緊攻打前關，一面分撥左右兩軍兵馬，出其不意，去襲擊後關；如此兩路齊攻，賊人招架不及，必有失手之處。無論前關、後關，但被我破得一處，便可直搗賊巢矣。」賀太平道：「經略欲攻後關，可與左營雲將軍商之。他營內劉慧娘，善制攻守器械。後關水泊，險阻最多，非器械不濟。」張公稱是，便吩咐左右：「速去請左營雲將軍前來議事。」不一時，雲天彪到來。張公接見敘坐，便將上項謀劃向天彪說了。天彪道：「此事在天彪身上，只須請與圖細細一看，便可施行。」張公便取出那徐總管遺下的梁山地圖，揀出後泊一冊，授與天彪，便道：「此事悉請將軍調度。惟攻關之日，須前後約定時刻。」天彪應諾，受了地圖，退回本營去了。

不說張公部署中軍，且說天彪回到左營，便與劉慧娘共看地圖。原來梁山形勢，四面水泊環繞，但前、左、右三面，與後面水泊情形迥別。前三面水泊，係一水相連，裡面陸路也一望相通，所以徐槐攻進前泊，分搶左右兩關，官軍都在水泊以內，那左右兩水泊早已雖有如無。惟有後關，有東西兩座大山，抱住一所水泊。那東山一帶直接運河，那後山就在山之內，圖中不載，所以官軍都不曉得。只是此山橫截水泊，水陸兩路都不通。就是西山下水路，也都是淺溜急灘，舟船難行，陸路自不必說。天彪看到此處，對慧娘道：「若要攻打後關，惟有移軍到後水泊，從泊外殺進去，先破了水泊，然後可達後關。」慧娘道：「正是。但既攻水泊，那白瓦爾罕沉螺舟之法，可以水底潛行，今日正好應用。」天彪喜道：「有此妙器，何愁水泊不破，便傳令分派眾將移軍後泊。」慧娘道：「不可。經略之意，要乘賊人不備襲取水泊。我若先行移軍到彼，待得沉螺舟造成，然後進攻，極快也須餘日，賊人豈有不覺之理。」天彪道：「你說因是，但我在這裡將船造成了，異到彼處，豈非笨事。」慧娘道：「不妨。可先將舟中所有散料，一一做好了，然後攜到後泊去，一湊好便可落水。如此計算，到彼不過一日之期，仍出敵人不意也。」天彪稱妙，便傳令就右泊裡面擇一空曠地，搭起廬廠，製造舟船。天彪對慧娘道：「此事本可委白瓦爾罕監督，今白瓦爾罕已死，只有你親去監督。」慧娘道：「正是。」當時天彪派慧娘作監督，雲龍作提調，率領工匠三百五十名，都關在廠內晝夜並工趕造，限二日須造齊沉螺舟六號。又派龐毅、唐猛領五百鐵騎，繞廠外晝夜巡緝，端的號令機密，毫無泄漏。

到了二日，六號沉螺舟早已辦齊，卻只是散料，尚未裝成。慧娘與雲龍同來稟告天彪。天彪早已把兵將分派停當，傅玉、畢應元、風會、孔厚領一半人馬，仍留在右泊攻擊右關。天彪自領雲龍、劉慧娘、聞達、歐陽壽通、哈蘭生、龐毅、唐猛，領一半人馬，帶了沉螺舟散料，悄悄地由西山外移到後水泊。又去右營裡移調劉麟回來。當時在後關泊外安營下寨，一面差人去告知張經略，一面教劉慧娘監督工匠，將六號沉螺舟一齊裝好，又辦齊杉板船隻，派撥了隊伍。天彪按覽輿圖，見那後泊有四條港口：一名紅荷蕩口，進去是紅荷蕩，轉彩荷灣，直南進西口渡；一名螺螄港，進去有兩條路，一條過新開港口，轉西與彩荷灣相通，一條從新開港分路，向南過鴛頸蕩西口，由西南進大中渡；一名穿心港，進老廟灣，過鴛頸蕩東口，直南進小中渡。這三條港各有對渡，其中來往相通。還有一條名為單渡港，兩邊雖有漢港，不通別處，只直達梁山東口渡。東口渡在後關之東岸上，地勢散挺。天彪料此處賊兵必不把守，便於次日黎明，先派哈蘭生領沉螺舟四號，每號一百人，共四千人，先由單渡港水底進去，直到東口渡岸下伏住，靜候外三路炮響，便突出岸上，直搶後關。哈蘭生領令去了。隨派聞達帶領杉板船五號，每船兵丁五百名，共二千五百人，殺進單渡港，遇賊兵即便廝殺。如賊兵戰敗，便去接應哈蘭生。聞達領令去了。又派劉麟領沉螺舟一號，兵一千名，由穿心港進去，一到鴛頸蕩東口，便出岸襲擊賊人水寨。劉麟領令去了。又派唐猛領杉板船四號，每號兵丁六百名，共二千四百人，進穿心港接應劉麟。唐猛領令去了。又派歐陽壽通領沉螺舟一號，兵一千名，由螺螄港直到鴛頸蕩內，助劉麟夾擊賊軍。歐陽壽通領令去了。又派龐毅領杉板船八號，每號兵丁一百名，共八千人，由螺螄港進去，直取鴛頸蕩西口。龐毅領令去了。天彪委劉慧娘看守大營，自己與雲龍統領大軍二萬，駕齊大小兵船，直取紅荷蕩。七撥軍馬一齊起行。

原來吳用防著官軍進攻此路，早已派水軍在各港把守。派李應、侯健鎮守後關，督察水軍事務，囑令小心防禦。吳用因保二關要緊，不暇兼顧，諸事盡委於李應。李應便點起四員頭目，乃是張鼉、王鼉、李蛟、趙龍。這四人乃是童威、童猛的徒弟。當時奉令，各帶兵一千，分守各港。張鼉守彩荷灣，堵住紅荷蕩；王鼉守新開港，堵住螺螄港；李蛟守老廟灣，堵住穿心港；趙龍守順水灣，堵住單渡港。依傍水草處，安營下寨。

到了這日，張鼉正在彩荷灣瞭望，忽聽得紅荷蕩口炮火連聲，喊呼振天，雲天彪親統大軍殺進紅荷蕩了。張鼉大驚，急忙約齊那一千嘍囉，槍炮弓矢，密排在彩荷灣口，等待官軍。只見官軍巨艦百餘號，已排列在紅荷蕩內。賊軍望見，個個心驚，說一千水軍，如何敵得二萬雄師。張鼉一面提心備禦，一面飛速去報知李應。這邊官軍看見賊兵勢弱，都要一齊殺過去。天彪止住道：「且慢！」便傳令兵船都約齊了，一字長蛇勢，鼓角怒號，只是按住不進。雲龍請問其故，天彪道：「你怎地不知兵機？只得這幾個賊兵，殺盡何難。所貴待他少須，守關之兵齊來策應，方可乘虛搶關也。」果然張鼉嚇得幾乎要死，一疊連聲人去催李應去了。

那穿心港口，唐猛領著二千四百名官兵殺入。李蛟在老廟灣看見，即忙迎敵，唐猛已領兵殺到。原來這老廟灣水面最狹，七八隻兵船早已擠滿。唐猛在舟中與李蛟廝殺，卻教後隊登岸；李蛟也教後隊登岸。岸上對岸上，舟中對舟中，兩下喊殺。李蛟不知就裡，只顧向前狠鬥，不防後面水底殺出一彪官軍，正是劉麟，大驅那沉螺舟裡一千官軍，呼喊振天，從賊人背後掩殺過來，賊人大驚。李蛟一個手慌，吃唐猛一劉砍入水中，賊軍大亂。劉麟與唐猛齊力夾攻，不一時將賊兵掃除淨盡。歐陽壽通已由鴛頸蕩殺出東口來，見劉麟業已得勝，便道：「聞得龐將軍在新開港口，被賊人阻住，進不得鴛頸蕩，我們何不齊轉鴛頸蕩去接應他？」劉麟、唐猛一齊稱是。當時三路兵將合齊，殺轉鴛頸蕩去。出得西口，只見波濤洶湧，鼓角喧闐，賊目王鼉正在奮力與龐毅大戰。原來王鼉本領勝於李蛟，所以龐毅一時不能取勝。劉麟、唐猛、歐陽壽通見了，一齊喊上去。王鼉正在苦鬥龐毅，不防背後掩到一枝官軍。王鼉抵敵不住，不一時全軍覆沒。王鼉被龐毅一刀揮為兩段。這兩處賊兵，都是前後受敵，吃官軍掩殺罄淨，無一脫命，所以沒人去報後關。

那李應在後關，只聞得張鼉急報，心中早已大驚，暗想：「那年盧兄長守前關，因兵馬不早出水泊，以致水泊失利，我今日不可蹈其覆轍。」便教侯健守關，自己領兵一萬二千名，飛速出關，殺到彩荷灣來。天彪見李應果然到來，便傳令全軍殺上。李應與張鼉合兵一處，殺出彩荷灣來。兩軍就在紅荷蕩內，擺列戰艦，桅檣蔽日，旗幟連雲，兩邊槍炮石，如卷如掃，如撒如馳，直殺得天崩地裂，海覆江翻。李應吩咐眾兒郎道：「今日若被官軍殺進擊荷灣，我也不要性命了。」眾兒郎聽了，個個合死忘生，力戰官軍。官軍也個個奮勇，迎殺賊軍。

洪濤中喊呼振天，殺氣飛揚。忽聽官軍坐船上一個號炮，官軍戰艦豁地分開，露出中間一隻大坐船，船頭立出一員大將，青巾綠袍，倒提青龍偃月鋼刀，正是雲天彪，大喝：「李應叛國庸奴，敢與吾決一勝負麼？」李應見是天彪，也不答話，便取出背上一口飛刀，颯准天彪頭頸飛也似標過來。天彪提起大刀一揚，那把飛刀激起丈餘，滴溜溜的墮入水中。李應大驚。雲龍大怒，張弓搭箭，對李應的咽喉射去。李應急問，那枝箭從李應盔旁拂過，卻射殺背後一員頭目。李應大怒，又一飛刀向雲龍標來，雲龍也閃過了。李應正待再取飛刀，兩船早已逼近，兩邊將對將，兵對兵，長就短劍，切近攻殺。陣雲中雲龍提刀直取李應，張鼉見了，即忙

跳過船頭，舉槍來迎。戰不數合，吃雲龍一刀，揮於水中。李應怒極，舉槍直刺雲龍。此時官軍賊軍，已逼近相殺。雲龍在劍戟林中轉鬥李應。

李應正待斬殺，忽聽得後隊人聲沸亂。原來是劉麟、歐陽壽通領兵由彩荷灣掩殺過來，那龐毅、唐猛已分頭去搶大中渡、小中渡了，西口渡汛兵雪片也似的報來。李應驚得不知所為，此時彩荷灣已被劉歐堵住，回去不得，只得率領眾軍，且戰且走，逃回西口渡去。雲天彪、雲龍與劉麟，歐陽壽通合兵一處，緊緊追上。李應那敢戀戰，只得督眾船駕檣飛逃，等得逃到西口渡，天彪大軍已追到西口渡了，龐毅、唐猛早已在岸上邀住。李應進退無路，只得上岸率眾捨命死戰。官軍前後掩擊，賊兵死傷無數。李應一條槍奔馳衝突，奪出一條血路，望後關而走，身邊已只有百餘人隨從。到得關下，方叫聲苦，乃是哈蘭生、聞達已在那裡攻關也。

原來哈蘭生領四口號沉螺舟，進伏東口渡，卻分了兩號在順水灣頭。聞達領軍由單渡港殺入順水灣，那趙龍慌忙迎敵，水中交戰。不到半個時辰，那水底沉螺舟中一百名水軍，已分頭走出，掘通船底，趙龍和一千水軍盡行淹沒。聞達便領兵船與哈蘭生登岸，一路如入無人之境，直逼關下。李應見到此際，只得奮勇突圍。那侯健在關上望見李應突圍，便開關出來接應。方才殺出關門，早被聞達邀住，鬥不數合，吃聞達一刀，揮於馬下。關內早有盧俊義、燕青急來守備。關外李應盡力衝突，雲天彪在後看見，掄刀追上，大喝一聲。李應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，刀光飛下，頭顱已去。天彪已得水泊，便一面移大軍盡入水泊，一面乘銳攻關。盧俊義、燕青係倉猝到來，手腳忙亂，後關漸漸難支。盧俊義把守不住，只得差人飛速報知吳用去了。誰知撲天雕後泊陣亡之際，正沒羽箭前關鏖戰之時。

且說張清與湯隆保守二關，宋江、吳用親臨關上，晝夜守備。張經略大軍攻打，已非一次，宋江、吳用、張清、湯隆死守不下。這日，張經略知雲天彪已定計於是日潛攻後關，便命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四員大將，率領二萬人馬，加緊攻打二關。賊兵不防後關有事，只見前面來勢洶湧，便分提心抵擋。那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、陶震霆已領兵直到關下。宋江對吳用道：「官兵似此攻圍不解怎好？」吳用躊躇無計。只見張清開言道：「我看他們兵將個個驍勇，我們端的敵他不過。為今之計，小弟擬開關與決戰一陣。小弟自問這手石子百發百中，且把他勇將個個打傷了，便好用計進取。」宋江聽了，看著吳用道：「張兄弟此議如何？」吳用沉吟一回，也定不出別樣計較，只得應道：「張兄弟此議亦好。只是此去，切須善觀方便，不可因得勝而大意，亦不可因失利而膽怯。」張清應諾，當時請今開關出馬。

鄧宗弼見賊軍殺出，便與辛從忠等約齊陣勢等待。張清將兵馬背關列陣，右提長槍，左懸錦袋，一馬縱到陣前，指著四將道：「河南沒羽箭張將軍在此，敢來決一戰麼？」鄧宗弼大罵：「反叛庸奴，何足道哉！」舞劍驟馬，直取張清。張清見他來勢勇猛，便急會錦囊中取一石子，呼的打向鄧宗弼面門過來。鄧宗弼眼明手快，急起右手用劍一撥，石子爆開丈餘，咯碌碌滾向草地裡去了。張清見一石不中，心內早有幾分焦躁，便驟馬挺槍直取鄧宗弼。鄧宗弼舞劍直劈張清。兩馬相交，槍劍並舉，一來一往，鬥到三四合，張清勒馬便走。鄧宗弼縱馬相追，曉得張清又要擲石，便大叫：「擲石小兒，何足為道！」話未絕，一石子已到面前，鄧宗弼急急伏鞍，那石子卻從背上面令旗縫裡打過，拋向馬後去了。鄧宗弼愈怒，挺身搶劍直奔張清。張清見兩石不著，怒氣填胸，兜轉馬來，挺槍直刺。鄧宗弼舉劍相迎，又戰二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鄧宗弼賣個破綻，勒馬便走。張清故意立住了馬，不來追趕。鄧宗弼見張清不追過來，霍的勒轉馬頭重複殺轉。張清早已手藏一石，急忙照著鄧宗弼頸脖子上一石飛來。鄧宗弼看見石子過來，急使個蹬底藏身，那顆石子果然又落了空際了。鄧宗弼大喝：「無知小兒，弄磚拋石，成何事體！敢挺身與我鬥三百合麼？」說罷，舞劍直奔過來。張清此時正設好氣，便舉槍相迎，重複狠鬥。

此時宋江、吳用在關上，見張清三石不著，心中大為懊躁，又不便收回張清，只得憑關看戰。那邊張大經略也立馬在陣前，正是胸有成竹，氣暇神閒，左捧令箭，右挽紫韁，閒閒地看那二將鏖戰。那鄧東弼舞動雙劍，武怒非常；張清一枝長槍，卻還對敵得過。兩個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足足的又並了七餘合。鄧宗弼一心要砍殺張清，卻尋不進破綻。張清見鄧宗弼雙劍神出鬼沒，不能攻取，便想用石子，卻被鄧宗弼逼得極緊，無從偷空。

兩人鬥到興起，正難分舍，只見官軍隊門出一員大將，舞動鋼劉，飛馬向前，大叫：「鄧將軍少住，待我來殺這賊人！」鄧宗弼大吼一聲，跳出圈子，勒馬回陣。張清得了個空，急起一石于飛來。鄧宗弼急忙一閃，那顆石子卻從肋縫飛過，拋向草地去了。張清接連一石，向張應雷眉心打來。張應雷早已防備，用劉一擋，只聽得鏗的一聲，那石爆一丈多高，向後面空地上跌過去了。兩馬已交，鋼劉直進。張清正待用石，鋼劉早已卷到面前，張清藏石袖底，急忙舉槍相迎。兩位英雄怒馬盤旋，槍劉飛舞，大戰二餘合。張清深恐力之，不敢戀戰，抽身待走，卻被張應雷銅劉一步步逼進來。張清心中焦躁，只得一手提槍招架，一手早取那袖底的石子出來。張應雷見他一手提槍，便急忙照顧石子。那石子早已飛出，直從下三部向張應雷馬頭打來。張應雷急忙倒提鋼劉護住馬頭，向外一攔，石子打著劉背爆落在地。張清乘勢一槍，向張應雷面門刺來。張應雷急起一劉擋住，便乘勢賣個破綻，回馬而走。張清挺槍躍馬追來，一面早已就錦囊取得石子。張應雷一面誘敵，一面提防著石子。張清故意延了少刻，卻飛起一石子，覷准張應雷腦後打來。張應雷向左邊一閃，那石擦耳根過去了。張應雷在馬上未及閃正，張清一石又到。看官，須知張清石子非比尋常，今日為何不濟？原來張清七石不著，心中早已慌亂，心內一慌，任憑你高手，那準頭早已減了成色。只見那石子准准地從張應雷後面打來，卻無故高了些許，張應雷將頭一俯，那石子早從盔上高飛過去了。張應雷大怒，急轉身還鬥張清。

兩馬重複扭住，大戰二餘合，官軍隊裡早有一員大將驟馬而來，大叫：「張將軍請住，看我與這廝並三百合！」張應雷見是辛從忠，便將銅劉一幌，讓辛從忠蛇矛飛人，張應雷勒馬回陣去了。辛從忠攔住張清，槍矛並舉，只得三合，辛從忠手內一標槍飛出。張清急閃不迭，那標槍早已穿在頭盔鳳翅上。張清大驚，不敢戀戰，即忙回陣去了。辛從忠料他必然復出，便立馬橫矛，等待斬殺。那張清回入陣中，除下那盔上飛標，所幸並不受傷，便下馬略定定喘，心中暗想：「這番怎好？我此出原想用石子打壞他幾員大將，不料如此不得手。」想了一回，便咬牙道：「只得且向前殺去。」便討口水吃了，提槍上馬。

那關上宋江、吳用見張清不能取勝，卻不肯入關，便商議收張清回來，卻又不甘心退避，擬議未決，只見張清早已提槍出陣，大叫：「對陣辛將軍，我與你力並三百合，休得使用暗器！」言畢，驟馬挺槍，奔出核心。辛從忠知他是詐，便高提蛇矛提防石子。果然張清奔至三餘步，手中一石子早已打來。辛從忠眼明手快，用矛尖只一撥，那石子早已橫飛到空地上去了。辛從忠大喝：「無知小廝，安敢行詐！」驟馬挺槍直取張清。張清舉槍相迎。兩條槍陣上交加，四隻臂環中撩亂，約鬥了六七合，張清怕有飛標，不敢偷空。辛從忠生力手，張清卻因連戰數將有些疲乏，只得虛幌一槍，跳出圈子，帶轉馬頭便走。辛從忠驟馬追趕，大喝：「賊子休要行詐，我豈怕你的石子！」言未絕，一石子早已飛到。辛從忠早已備防，不慌不忙，將那石子閃過，卻順手一標槍飛去。張清也預先提防，飛標到處，張清也閃過了，去錦囊中摸一個石子，對準辛從忠的馬頸打來。辛從忠急將韁繩一兜，那馬憑空一躍，石子往馬腹底下恰恰的過去，貼著地滴溜溜的打向青草堆裡去了。辛從忠的馬早已撲到張清背後，張清已到了自己的陣前。辛從忠提起蛇矛，望張清後心便刺。張清急忙一閃，辛從忠的矛擗了個空，那矛直擗過張清面前。張清急回轉身來，將矛奪住，兩下一擰。張清急將那手中槍平擗過來，也被辛從忠順手奪住。兩人盡力一拖，那兩匹馬早已旋風也似的打了幾個團圓。

官軍陣上早惱動了陶震霆，舞動雙錘，大叫：「賊子不得無禮！」一馬飛到。張清知不是頭，急切與辛從忠分拆不開，只得撇了兩槍，空手逃入陣中。辛從忠擲去張清的槍，舞蛇矛直追入陣去了。張清見他追來，急取一石在手，待他馬近，一石飛去。辛從忠忘卻提防，瞥見石子打來，急忙一閃，那石子打著左肩獅獸鼻上，爆轉腦後去了。辛從忠急忙勒馬跑回本陣。陶震霆殺入陣來，張清急忙換一枝槍，殺出陣來。兩馬交鋒，鬥不正合，張清早已手藏一石，覷准陶震霆咽喉打來。陶震霆見石子過來，急忙將身一挫，高提臥瓜錘迎准石子一擊，那石子打了轉去，飛過張清頭上五六尺扁回賊軍陣裡去了。張清吃了一驚，咬一咬牙齒追殺過來，陶震霆迎住便鬥。兩人各奮神威，戰了五六合，陶震霆勒馬便走。張清藏石在手，驟馬追趕。陶震霆正待掛錘，取那洋槍，背後一飛石已到。陶震霆急忙一閃，石子飛到左旁，陶震霆順起右手瓜錘一擊，石子往左邊去了。陶震霆急回轉身來，張清手起一石猛

飛過來。陶震霆看得極准，急起左錘向右一擊，石子往右邊去了。張清急去袋中一摸，只得一顆石子。張清提石在手，眼睜睜只望這一石成功，忽聽關上一聲鳴金，後關急報已到。吳用急忙止住宋江休要鳴金，張清心中早已驚亂。

那番急遽之態，早被張經略看見，便傳令教金成英、楊騰蛟從左邊搶關，韋揚隱、李宗湯從右邊搶關，張伯奮、張仲熊、王進、康捷隨著大軍一齊掩上。宋江、吳用心慌意亂，急急囑咐湯隆嚴守二關，自己早已飛速赴看後關去了。關下張清急得不知所為，鄧宗弼、辛從忠、張應雷一齊殺到。張清手中一石不覺自發。陶震霆在陣雲中見石子飛來，急提那臥瓜錘追准了一錘擊去，那石子回勢愈大，不偏不倚，爆轉去正著在張清鼻尖上，血流滿面。張清幾乎跌倒，勒馬逃轉。陶震霆急掛雙錘，取出洋槍，扳開火機，砰然一響，正中張清後頸，翻身落馬。

張經略早已統押大軍，潮湧般殺到二關。關外賊兵如何抵擋，如湯沃雪，如火燎毛，登時殺盡無餘。金成英、楊騰蛟從左邊，韋揚隱、李宗湯從右邊，均已上了二關。王進隨鄧、辛、張、陶也殺上關去，湯隆一人如何擋得住。王進登上二關，遇著湯隆，交手不三合，王進一槍擲入胸前，早已了賬。伯奮、仲熊、康捷擁著張經略，盡行登關。二關已破，眾將無不大喜。張經略到了關中，日方挫西。張經略急召韋揚隱、李宗湯，問徐虎林在二關內安營立寨之法。韋李二將一一具對，經略便命照此章程安營。眾將紛紛獻功，經略一一慰勞，記功錄簿，大行犒賞，便議明晨進攻三關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宋江、吳用從二關奔到後關，急與盧俊義、燕青守住後關。雲天彪率大軍攻至傍晚，不能取勝，只得在關下安營立寨。宋江、吳用聞得二關已失，只叫得苦，且將後關守備事宜安排停當，委燕青當心督守，宋江、吳用、盧俊義都回轉三關。公孫勝已帶領魯智深、樊瑞在三關守備。宋江、吳用、盧俊義將守備事務督看了一番，便教公孫勝等三人在關上看守。宋江、吳用、盧俊義都回忠義堂去，策應四面事務。不提。

且說公孫勝在三關上，又各處巡閱了一轉，時已三更，退入帳中，提心吊膽，那敢就睡，只得帶了衣甲躺在交椅上。正欲朦朧睡去，忽見帳前黑影一閃，走進一個人來。公孫勝立起身來定睛一看，吃了一驚。正是；仙機指引當回首，業障昏迷錯用心。不知公孫勝所見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